

晚清小說大系

市聲



安雅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然於不足傳之中而讀是傳者，或得因其宮室之美、妻妾之奉、窮乏之後，以想見其當年鼓動商會之機力，又安必竟見爲不足傳者？況談言微中，如籌餉協賑，以及匪後難民之局，錢江義渡之捐，一切我浙諸善舉之於今爲烈，更自有可傳者在乎！嗟嗟！自君一敗，而中國商業社會上之響絕音沈者幾二十年，正不知受虧幾何？縱偶有一二海上經商，略涉商學，以問歐洲之津，然膽脆量狹，枝枝節節而爲之，欲如君向之冒險直任，即集當今諸商董而問之，亦僉自謂勿如也。然則胡雪巖之望亦重矣哉！其入人亦深矣哉！

迄今雪巖之成而敗，敗而後又漸興，昭昭在人耳目，婦孺類能言之，獨至商會之無力，有足令人撫髀長歎者。中國夢夢，吳山沈沈，安得雪巖再生，鼓舞全浙，以大開商務學堂之實業也！歎未竟，有告於旁者曰：全浙無學，而獨有安定學堂者，額雖少而具完全無缺之冀望。今且兼設師範，以補前者蔡徵君有志未逮之缺點，效非其後人藻青部郎所創捐，而好義之種性，且留貽未有艾歟？然則天道好還，積善餘慶，大可爲胡君家聲繼起之光。後之人慎毋以雪巖之敗爲揮霍大戒，而危燕釜魚，厚藏以齋盜糧，且終其身大惑不解也。是又見（胡雪巖外傳）者，所當盟蔽三誦，自得言外之意也夫！光緒二十九年春，浙東市隱書於海上之寓廬。

胡雪巖外傳提要

「胡雪巖外傳」，全書凡十二回。此書作者署名大橋式羽，是假託，發行處作日本東京，無關禁例，而佈此迷陣，其動機不知爲何。末附「戶部尙書閻奏摺江督曾咨文」，及「浙江巡撫劉札并奏摺抄單」。因此書以紀實爲主，故附此以見其事業，和失敗根由。

胡雪巖外傳一書，是寫在太平天國後不斷與政府發生關係，能以支配全國金融的一個錢商的私生活史。關於這個人，李慈銘曾在越縵堂日記裏介紹過。那是光緒九年（一八八三）十一月初七日所記：昨日杭人胡光鏞所設阜康錢舖忽閉。光鏞者，東南大俠，與西洋諸夷交。國家所借夷銀，曰洋款，息甚重，皆光鏞主人。左湘陰西征軍餉，皆倚光鏞以辦。凡江浙諸行省有大役，有大賑事，非屬光鏞，若弗克舉者。故以小販賤豎，官至江西候補道，銜至布政使，階至頭品頂戴，服至黃馬褂，累賞御書。營大宅於杭州城中，連亘數坊，皆規禁禦，參西法而爲之，屢毀屢造。所蓄良賤婦女以百數，多出劫奪。亦頗有小惠，置藥肆，設善局，施棺衣，爲饋饗，時出微利以餌杭士大夫，杭士大夫尊之如父，有翰林而稱門生者。其邸居偏於南北，阜康之號，杭州、上海、寧波皆有之，其出入皆千萬計。都中富者，自王公以下，爭寄重資爲奇贏。前日之晡，忽天津官報言其南中有

是錢，有的是勢，死了工人是毫無關係，不過多花幾個錢罷了。在這建造園林過程中，我們不但可以看到他勢力之及於地方及於官，也能夠看到他還養了一些清客幫閑者，如何替他在文學上裝點門面，以及有多少部下，在借着他的勢力欺壓平民。至於部下與古董商串通，賣假古董等等，自也是當然的事。因此，極清寒的魏實甫，自擔任了打樣監工之後，馬上就變成一個闊人。

他這個花園完全是具體而微的西湖，便是一個大的假山一項，也耗去八萬金，這在當時是如何大的一個數目。在園內，他建築了十六院，分給他的妻妾們居住，爲着這十六樓交通便利的關係，也特地請了外國技師，來替他裝置在當時連上海都沒有的德律風（電話），以便夜晚招寢之用。至於踏雪尋梅，唱戲打醮，擺酒設讌，無一不窮極奢華，十足的官僚派頭。同樣，在一切享受上，雖力趨於新，而在家庭制度上，卻是極頑固的。

和現在許多聞人相彷彿，胡雪巖以經濟家稱，也以慈善家稱的，他的慈善事業，在當時做得不少，如錢江義渡，籌餉助賑，太平天國後的設難民局。然而，平民是在怎樣的情形下得到他的恩惠呢？如冬賑罷，各區的經手人自然是先搶了一批，到平民項下，已經很少。而尤奇的，是怕人領了重領，來領米的時候，一定要給剝掉半邊眉毛，以免重複。所以胡雪巖放一回賑，浙江的平民便都成了獨眉的人。這描寫自不免於過分，或完全不是事實，但有錢的人從平民身上取得了利潤，分出九牛一毛來買慈善的名，仍要賺回他們的眉毛，所謂慈善事業，在當時，實際上就是如此。

後來的失敗，照例是因爲私生活過於糜費，現金週轉不靈，虧空國庫甚多，而各地經理人的中飽

虧折。都人聞之，競往取所寄者，一時無以應，夜半遂潰，劫攘一空。聞恭邸文協揆皆折閱百餘萬。亦有寒士得數百金，託權子母爲生命者，同歸於盡。今日聞內城錢舖曰「四大恆」，京師貨殖之總匯也，以阜康故，亦被擠危甚，此亦都市之變也。

胡雪巖外傳就是寫當時這金融巨人歷史的小說。一般的講，這部小說應該是反映晚清數十年的金融界情況。從這裏面可以得到比「市聲」更大的收穫，可以看到當時商場情形，以及整個經濟狀況。那知事實同樣不盡然，內容所反映的，是不比海上繁華夢一類書爲多。是完全拋棄了這個經濟巨人的社會活動，僅僅寫了他的糜費的，帝王一般的私生活，他的家庭間瑣碎情形。

能以抓到的，只是這個人如何發跡，如何在經濟上援助過清室，得到官封，以及設立了多少錢莊典當等等。浙東市隱似亦深感乎此，故序中有云：「浙人士或有借門下食客之盛，曲摹其閒情別致，以傳寫生平者，而於中國商業社會上最大之影響，或略焉而未詳，則是書亦烏足傳也。然於不足傳之中，而讀是傳者，或得因其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窮乏之後，以想見其當年鼓動商會之機力，又安見爲不足傳者。」序中又說明胡雪巖失敗後在商業上之影響：「自君一敗，而中國商業社會上之響絕音沉者幾二十年。」可見此人在晚清金融界之支配力量。如果作者得人，從其社會活動方面，著爲說部，那真將成爲一部金融信史，惜乎作者不此之圖，僅完成了私生活紀錄的任務。

胡雪巖外傳以建築杭州私邸花園，聘名師打樣開始，於此中以形容其自奉之盛，無殊帝王。爲着一個花園，不但耗費了不可數計的經濟，也爲疊假山之故，傷害了不少的工人性命。好在胡雪巖有的

也是一因。就兩奏摺看，就是當他倒下來時候，他的事業還是很驚人的。祇以典當計，還有近三十處，估價仍有三百萬光景。欠庫銀的罪名雖不小，終以他曾經替清室在經濟上救過急，朝廷裏大官都與他有往還，不過是削為平民而已。但他的錢，除掉清欠，還有多餘。像這樣一個巨商的活動，其內幕定然可以有許多驚人的紀錄與冒險，可是現在，是什麼也無所知。因此，這本書的社會價值，是極其輕微的。

在寫作技術方面。由於以花園作爲了描寫的背景。花園內的私生活作爲了描寫的重心，而又有十多院的妻妾之奉，作者便有意地去模仿紅樓了，可惜力量不夠，不會做到，但比較起來，還是以此一方面描寫爲長的。大概作者的目的，只在寫他窮奢極侈的盛時生活，對於他的失敗，是不大着力，給與讀者的印象也極模糊。那時，帝國主義經濟，早已在中國開始了它的活動，此書則絲毫未曾提到。在這一方面，市聲是比胡雪巖強得多了。所以說到晚清的商人小說，我覺得仍不得不推薦市聲，雖然市聲一樣的不能使我們滿意。浙東市隱的序，說胡雪巖的失敗，主要是由於他「太頑錮」，而清室對他，又是「始賴其力，終且背之，甚者更下石焉」，致他不能與外商抗衡，這或者也是實在的情形。此書印行期，在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，所記事實，與李慈銘所記，大體相同。

序

當歐洲十九世紀中，商戰最劇之時，而大陸之東，支那之地，忽有不學無術，恃其天真爛漫之身，以出而與環球諸巨商戰者。鬻何人？鬻何人？其惟我浙之胡雪巖乎！君名光墉，世居浙江，雪巖其號也。由商而宦，保膺道員，以欽賜黃褂入朝聞。雖以一身兼商宦之間，而經營事業，仍佔商家之地位爲多，故其先後若曾文正、左文襄、李鴻章，或以諡傳，或經海外新民之口而以名傳，而惟君獨以號傳。以諡與名傳者，猶有憑藉朝廷位望之意，而以號傳者，乃能獨立宇內，四顧無援，一本其商家之信義，使婦人女子，無上下老少，皆如探喉而出，名爲某某焉者也。

夫以君之冒險進取，能見其大，使更加以學問，而又得國家保護之力，以從事於商戰最劇之舞臺，我中國若茶、若絲、若金銀鎊圓，商業之進步必大有可觀，豈必一蹶不振，竟至於此乎？乃或始賴其力，終且背之，甚者更下石焉。於國家保護之力既不可得，而君亦爭閒使氣，不爲文明之冒險，而近野蠻之冒險，論者或歸罪於土木聲妓，奢侈太過，而孰知奢侈報小，頑錮禍大乎？浙人士或有借門下食客之盛，曲摹其閒情別致以傳寫生平者，而於中國商業社會上最大之影響或略焉而未詳，則是書亦烏足傳也？

目次

提要

序

- 第一回 精測繪湖山入畫 托寓言月夜逢仙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回 借衣冠熱中魏實甫 望門牆冷窺胡雪巖……………五
- 第三回 入芝園初仰豐儀 作工程嚴除弊竇……………九
- 第四回 乘興踏月訪佳人 把酒對花談故事……………一四
- 第五回 八萬金落成大假仙 十六院標題新匾額……………一八
- 第六回 造鏡檻豔奪烏銅屏 纏蓮鉤春在紅芸院……………二四
- 第七回 睡鴨爐求沽得善價 走馬樓分派住諸姨……………三〇
- 第八回 德律風傳兒女話 侵晨雪請高堂安……………三七
- 第九回 擲果誤投懷王爺涎臉 看花齊拍手公子開心……………四五
- 第一〇回 擺體面連朝奉差委 剃眉毛拚命來鬪堂……………五〇

雪 巖 外 傳

二

第十一回 做生日雲棲設壇 發死昏佛龕看戲……………五七

第十二回 發寒熱香官逝世 驚炎涼左爵賚書……………六二

附錄……………六七

第一回 精測繪湖山入畫 托寓言月夜逢仙

支那富饒之地，除粵東外，當推江、浙兩省，而浙江又較江蘇加勝一籌。西湖濯秀，代出奇士，甲第連雲，人物雋雅，洵稱第一。豪華之家，往往食客數百，不少孟嘗君其人。

同治間有一位名士，姓尹名芝，乃湖北人氏，學問淹博，三通六藝，無不精曉。曾爲京師某王爺門下清客，凡王治園闢地，山林花鳥，皆是他一手佈置，精巧絕倫，因此名重天下。

這回因浙江一位富室聘請來杭，改造一座大園。那園本來是這位富翁新造的，因不合意，須得重新拆造，他便一面僱工，命將所有新造亭臺盡行拆去，自己一面先繪起圖來。費了許多心血，繪了四五種圖式，終合不得這位富翁心願，他也便搜索窮了，心想浙江的人口口只稱賞西湖爲天下第一名勝，到底西湖的勝處却在那裏？有人說是西湖名勝之區雖指不勝屈，但山林奇鬱，總要算飛來峯爲第一個勝景。

尹芝聽得此說，暗暗點首，卽日便帶了家僮，襆被買舟，直抵飛來峯，借雲林寺暫時安榻。每日向前山後洞，搜奇探勝，至晚回寺，便參以心境，繪成一片奇山怪壑的圖樣，心裏頗爲得意。

這夜月色大明，心裏沒事，覺得雅興勃發，便呼家僮尹兒去向三天竺沽一壺酒來，自己却抱着琴，

逕先往冷泉亭上來憑欄小坐，把琴橫在膝上，先呷口酒，便和淮冰絃，鼓起〔廣陵散〕派頭的一曲流水來。

剛彈了兩段，忽聞亭外有人咳嗽，停琴看時，却是一位白衣老叟，曳杖而來，飄飄然有如神仙態度。看他逕走入亭來，與自己似曾相識的笑道：「尹先生連日辛苦了麼？」尹芝忙推琴起立道：「也沒什麼。敢問老丈尊姓？」那老者道：「我姓袁，先生不知道麼？」尹芝唯唯，便也不好多問。那袁公道：「連日見先生在此山前山後測量形勢，聞說是替某富室治一園亭，意欲仿此鑿石爲山，可有此意麼？」尹芝道：「是。」袁公笑道：「但不知這位富翁是那類人物？」尹芝道：「老先生難道不知道麼？如今普天下的富紳巨室，都賽他不過。況當今聖眷正隆，榮貴無匹。若講起他的姓氏來，連孺子婦人也都知道的。」

袁公笑道：「這人到底姓甚名誰，便有這等勢耀？」尹芝伸一個指頭道：「便是胡君雪巖。當日國家收還伊犁，俄人多方狡展，關內外防營需餉孔殷，協借迫不及待，旋又議給伊犁守費，餉力愈難，而山右陝豫各省却當荒旱，西征之餉幾難爲繼，三次均經胡公一手措借華洋商款，至千二百五十餘萬之多，當蒙聖恩予以極品，賜黃馬褂入朝。此外錢江義渡難民局，指不勝屈。凡浙江最大的善舉，不但是他爲首倡，也是他爲協助，由是名噪天下。人皆以胡君可信，以金貴交代收儲，動以萬計，迄今凡十有八省，各省皆設有金銀等號。使石崇、鄧通尙在，想亦無過於彼。」

袁公笑道：「原來就是此人！但先生可知道他的來歷？」尹芝蹙額道：「若講他的來歷，也却是

從艱難辛苦中來的呢！當初他老老人在日，家境也並不素封。當此公弱冠時節，也曾棄儒爲商，在某錢鋪學徒數年。繼以故舊吹噓，得入前浙撫王中丞之幕，因其爲人有古道風，得中丞賞識。當時賊匪亂臨城下，中丞早拚捐軀以報君民，將細累家事重託此公。詎適奉運餉差遣回，而城已陷，胡君遂將餉轉運江蘇，以濟急需。嗣爲人所誣，謂以浙餉運售江蘇，私得重價，於是邏者四出，君固尙未自知。適四邊不靖，遂挾貲遨遊國外，聊復貿易。後賊兵潰散，時難中官民苦無所歸者以千計，君獨力開發火輪，四方接渡，造德亦匪鮮淺，致有今之榮貴，使其老母妻兒得共安樂，亦天報之耳。」

袁公聽罷，不禁呵呵大笑起來道：「原來先生只知其來歷如此！實對先生講，此人本與我契好，但目下移氣養體，大非昔比了。土木經年，宅第埒於王侯，支那風氣未開，人事尙難與天道爭勝。且此老立於商戰之世，素來不明商學，全靠這些天生的宿根，動要與外人爭衡，竊恐驕奢事小，頑錮禍大，逃不過盛極必衰的道理，冰消瓦解，便在指顧之間。先生却不知棒喝醒他，還要替他治這園亭，先生休矣！」

尹芝聽說，不禁愕然道：「老丈雖如此說，只是他正在熱中時候，怎能瞥地將冷水澆醒他呢？」袁公笑道：「既先生不信，且看後日罷了。」說罷，便曳杖欲行。尹芝忙一把扯住道：「依老丈說當如何？」袁公道：「呸，你等同在黃梁未熟時，還問我什麼？」言罷狂笑一聲，竟化爲白猿而去。尹芝不覺愕呆了半天，適尹兒沽了酒到來，才定一定神。打四下一看，只見明月在天，林影滿地，四山無人，瀑雷自吼，回憶前境前言，猶在耳目。

其時夜已過半，遠聽寺鐘已打百八，恐再遇着山魃木客，便抱琴攜酒，暫回僧舍。坐下細想一番，不禁奮起道：「罷，罷，既不能當熱中下一冷語，不如退休，免後人譏笑。我明日就此起身，還做我的王侯清客去的乾淨。」又想到我已教他把以前所造亭臺拆毀盡了，如今我不替監造起來，可也沒得這理。想着便又進退兩難起來。忽想到了道：「有了。我昔年在此，曾有一位好友，姓魏字實甫，住在湖墅，他也是胸中有丘壑的，工於營造佈置，何不就薦他去了此一事，豈不甚好？」

主意定了，次早起來，便叫尹兒收拾起琴樽書劍，竟先回到城中元寶街胡府，見了雪巖，先將繪圖呈上。雪巖看了大喜，說：「果然能照此造成，真是移湖山大觀於几席間矣。」言次，尹芝便託辭須回鄉探問母病，只索走遭，此間圖樣既成，只需一監造之人，亦無大關鍵，因把魏實甫保薦了上去。雪巖若留不住，只得允如所請，款留一日。當晚大排筵宴，即請尹芝繕寫一帖，飛騎前去請魏實甫來。因此一番，有分教：

食客三千門下滿，金釵十二書中看。

第二回 借衣冠熱中魏實甫 望門牆冷窺胡雪巖

却說胡府家人接了請魏實甫的帖子，趁着斜陽未下，飛馬趕出武林門，到了湖墅。好容易找到魏家門子，便一片聲喊接帖進去，直到了一所小小廳上，也不見一人。喊了好半日，才見走出一人來，年紀四十上下，一張削刮臉兒，兩片短鬚，滴溜溜一雙眼睛，見來的家人是戴着紅纓帽子，彷彿官差形景，當是什麼包攬詞訟的案件發了，忙問：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」那家人道：「我們大人差來請你們老爺的，快進去通報。」那人道：「慢呢！既是來請的，該有帖子，知道是那一位大人呢？」那家人聽說，便把帽子摘下來向帽籠裏取出帖子，遞與他看。

那人接來一看，見是尹芝的一張條子，並胡雪巖請吃酒的帖子，心裏放下了一半，因道：「你們大人請酒，可有什麼事件麼？」那家人不耐煩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！你進去回你老爺去就是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慢呢！我知道什麼事，該送封禮兒不送呢？」那家人性急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是請你們爺去商量監造園子的罷了麼。」那人點點頭道：「這個噫，曉得了。你先去替回一聲，就來。」那家人定要他進去回了出來，那人不禁笑起來，指着帖子封籤兒上，又指指自己鼻子道：「這魏大老爺印實甫的便是我，你叫我還回誰去？」那家人聽說，便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道：「那麼就請過來，家大人等着

呢！」說畢，便出門上馬自去。

魏實甫見他去了，便一手擎着帖子狂笑進去，找着他母親、妻子道：「可想不到麼？胡大先生來請我去造園子呢！想不到，想不到。」他母親陸氏早嘻開了嘴，連心花兒都開了，講不出話來。他妻子宋氏，小名純翠，趕着問道：「胡大先生是誰？你去替他造園子，你又不是泥水木匠，你有什麼好處呢？」魏實甫笑道：「好嗎，連胡雪巖胡大先生胡大人也不知道！虧你，虧你！那好處多呢！他家裏有的黃的是金，白的是銀，只要巴結得上，便要他些來家裏做假山子堆，他也肯的，你們還愁少了什麼！快去把衣裳換上那套出門穿的綢子的，不要把這粗布衣服給人看見，知道是我魏大老爺的宅眷，傷了牌面啊！我的那副袍套呢？快拿來我穿了去呢！」

他母親見他說得要緊，便去把他一副舊袍套取了出來給他穿，魏實甫接來一看，不禁頓足道：「這樣的袍套，怎好穿了到大戶人家去？真正要命！往常也不做一件好衣服，這怎麼處呢？」他妻子也看不過道：「怎樣處呢？便馬上做也來不及吓！現成買去，此刻也沒有錢在這裏，我看你沒還是去間壁富戶翁蓮生那裏去借一套來穿罷。他那個倒是簇新新，現用剪刀的呢。」陸氏道：「只怕他們不肯借穿呢。」魏實甫道：「你們真正……他曉得我到胡大先生家去，他要不知道，知道了早早送上門來了。」剛才告知原因，不一刻，果然見翁家的一個丫頭叫做軫兒捧了衣服過來，說：「衣服連靴帽，全套都在這裏了。」魏實甫接了衣服，正忙着穿戴，也不暇去應他。

裝束停當，偏生又少了一乘二四大轎，剛要喚軫兒時，却不道已經去了。待勞他母親借去，又怕

他年老了走不快，只得穿着大衣，自己跑出門去。到了街上，又忽覺跑的不雅相，擺踱了四五百步，到了翁家門首，便飛跑進去。頂頭撞見了軫兒，攔住道：「大相公跑那裏去？」魏實甫道：「我和你們大爺借乘轎子坐一坐，到胡大先生那裏去。」軫兒道：「你站在這裏，我替你去回。」魏實甫正在心不是心的時候，一會子軫兒出來道：「回過了，說就叫我們的長班馬上抬了去，快些！」

魏實甫喜出望外，又親自去門房裏請了兩位長班來，好言央告着抬得快些；那兩個轎班想他胡府裏薦薦看，所以分外巴結，抬上肩飛也似的進了城，逕望大街直上，過望仙橋向元寶街而來。只見四拐角上真有一隻石元寶橫嵌在地下，那街道可有四匹馬可以並行，中心凸起，兩邊低下，也像元寶心的形勢。街道上全是青石海漫，兩面牆脚石砌有一人多高，一片黑牆，打磨得和鏡子一般，人在那裏走都有影子。仰面看那瓦脊，竟要落帽，可有五六丈高，氣局實是巍峨。

當不得轎子快，沒看旁的，早已到了門首。見對面開着一座大方井，牆門圈可容得兩乘轎子進出，四邊石器都雕的極細花樣，磨得絹光雪亮，便兩扇大門的鉸鏈，也是膏銅澆造成的花籃獸環。進門見門樓下有許多兵役坐着，看是布政司的號衣。轉彎抬入二門，見已有一乘八轎歇着地下。那轎子便也靠着旁邊歇了下來。雖有許多管家人等站着，因魏實甫沒投帖子，都不來接問。魏實甫也不及理會下轎，向四下一看，見是七開間一所極宏做的大廳，正中懸着御賜的匾額。方待看時，猛聽背後有人喝問自己的轎班道：「是什麼人？把轎子靠到這裏來幹什麼事？」實甫回頭看時，一個長幹黑鬚六品頂戴的家人，在那裏喝問，後面并站着幾個奴腰凸肚的悍役，也裝着威勢，眼釘着自己的轎夫。那個轎